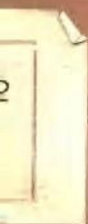


红叶文学丛书

论
诗



论 诗
红叶文学丛书

谢 冕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8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毫米 1/32 印张: 11.875插页: 2 字数: 190,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统一书号: 10097·440 定价: 1.70元

28
SS-TOSI
273

红叶文学丛书

《红叶文学丛书》前言

红叶，是秋的花藻；秋，是成熟、收获的季节。

《红叶文学丛书》呈献给读者的，希望是一簇簇较成熟作者的较成熟收获。

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是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光辉大旗，《红叶文学丛书》的作者和编者都是这面光辉大旗下的列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和发展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的有效方针，我们希望，《红叶文学丛书》的编辑工作也能正确体现这种原则精神。

我们务求丛书的每一作品都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宫的一砖、一瓦、一沙、一石。

我们确认的使命是，以健康、有益而各具独特艺术风格的读物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鼓舞人民正

视现实，瞩目未来，振作勇于创造的精神，以有助于推动我们的社会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轨道前进。

《红叶文学丛书》荟集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优秀成果，同时也编入了有价值的外国文学译著。

限于水平，我们的工作中一定会出现各种不足和缺陷，诚恳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帮助。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上辑：诗的性质和规律

论诗·····	1
一、诗的使命在抒情·····	1
二、想象：诗人说明世界的语言·····	19
三、具形的音乐·····	32
抒情诗和叙事诗·····	48
一、抒情诗·····	48
二、叙事诗·····	50
诗美·····	52
诗人对生活的感受	
——和《海燕》的作者谈诗·····	63
让我们“发现”·····	69
选择：特殊的方式·····	81
要点是感动，是爱·····	91
激情是诗的薪火·····	101
对有些新诗不用标点的理解	
——答《河南教育》读者问·····	112

中辑：诗的使命和追求

诗人的使命	119
我宁愿它是苦涩的	122
个人情趣与时代精神	125
中国新诗现阶段	131
一、历史的简单回顾	131
二、现实主义精神的复归，诗歌为恢复真实 性的努力	136
三、沉思与呐喊——时代赋予的使命	143
四、新的太阳在升起，归来主题的出现	150
五、抒情形象——由平面趋向立体的演进	157
真实依然是它的生命	
——一九八一年的诗	163
飞天的新生代	
——《飞天·大学生诗苑》述评	186
萌芽之后是生长	
——读《萌芽》诗作	211
他们走向成熟	224
期待着前进	230
新诗的希望	233
并非宁静的沉思	
——为《花城》诗增刊作	238
从单一的美走出来	244

历史启示着未来

——序《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254

下辑：诗的欣赏和评析

漫步在诗的郊野

——关于诗歌欣赏的通信263

“感觉出火来”的死水

——析闻一多《死水》282

抚爱土地的手掌

——析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290

美好的山水，美好的诗

——析贺敬之《桂林山水歌》301

战斗的秋歌

——析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311

一个悲凉而完整的句号

——析王燕生《老虎》，兼致《绿洲》

编辑部323

森林与我们的信念

——析岛子《大山·森林·我们》329

深挚情爱的心曲

——析李白《长干行》333

永不熄灭的“歌唱的烈火”

——析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341

附 录：

两篇可以当诗读的散文

读《醉翁亭记》357

读《荔枝蜜》363

论 诗

一、诗的使命在抒情

文学作品总是社会生活的文学的表现，诗也是如此。但是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并不构成诗的直接的和主要的材料，而这些，却可以成为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戏剧文学、电影文学等等的直接的和主要的材料。诗是表情的文学，它的使命在于抒发各种各样的情感。人们的情感，产生于社会生活的客观存在；因此，诗也是表现社会生活的。但是社会生活只是经过感情的“糖化作用”，才能给诗提供材料。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具体场面和细节可以入诗，但它们并不是诗的直接的和主要的来源，作为诗的直接的和主要的材料却是生活实际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感情，使之产生喜、怒、哀、乐、爱、恶、欲。人们的七情就是缪司的七根琴弦。“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序》）；“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勰：《文心雕

龙·明诗》），都是说，是客观的物有感于人，“摇荡”着人们的性情，产生了情感，而这，恰为诗歌以及与诗歌有亲缘关系的音乐、舞蹈提供了表现的材料。

诗的主要材料，是客观的物作用于人所产生的情感，而不是物的本身。在这点上，许多人由于不理解，总是让诗来承担直接表现生活内容的任务。他们的错误在于：把抒情的文学种类当成了叙事的文学种类。因此，他们往往没完没了地在诗中交待人的活动，描写事实的经过以及细节，他们很喜欢在诗中罗列现象。他们往往要抒情的诗来承担它所不擅长的叙事，他们往往把叙事诗（叙事诗也离不开抒情，这里不加论述）写成了分行的小说。他们不了解诗的抒情的特点，而没有把诗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分开。这就使得，他要是诗人，一下笔就找错了描写对象；他要是评论家，一下笔就找错了题目（找错了题目的评论家，往往在评论抒情诗时大谈什么人物形象，细节描写等等）。让我们切实记住：不要用诗叙述什么，而要用诗抒写什么；叙事不是诗的目的，抒情才是诗的目的。

大家知道，《长恨歌》（白居易）是诗，《长恨歌传》（陈鸿）是小说，《西厢记》（王实甫）是诗剧，《会真记》（元稹）是小说。它们之间区

别很明显，尽管取材于同一起来源，但前者重情，后者重事。尽管诗所抒的情同样是从小说或戏剧所叙的事来的，但是，却不是直接的，它绕了一个弯子，经过了“醅化作用”。记得朱光潜先生说过：

“我们读诗，须在《长恨歌》、《西厢记》和莎士比亚的剧本之中寻出《长恨歌传》、《会真记》和《莎氏乐府本事》所寻不出的东西。”（《孟实文钞·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朱先生的见解很精辟，不仅读诗如此，写诗也应如此。写诗的人也不要太看重故事，而要去找故事后面的东西。在上述例子中，尽管那些诗中都有故事，但是作为诗的素质却不在那些表面化的故事本身，而在故事背后的浓厚的诗情（朱先生把它叫做“情趣”）。

我们读小说的时候，往往被其中的故事情节所吸引，我们因小说中的人物的遭遇而忘记了自我的存在，我们常常忘乎所以，以至于把自己当成了作品的主人公。我们读诗的感受便很不相同，它由于浓烈的抒情特点而点燃了我们的热情，我们情感激动，我们觉得是诗人在向我们发出召唤，它唤起的是自我的觉醒。诗人的目的在于要我们笑，要我们哭，要我们爱，要我们恨，要我们记住自己的使命。

叙事不是诗的目的（在叙事诗中，叙事恐怕也

不是终极的目的)。张志新的生与死的事实并不是、也不能由诗来交待，诗不是叙述张志新，而是歌哭张志新。诗的任务，并不在于向读者披露张志新的喉管是怎么被割断的，而在于向人们揭示：“那些喧嚣一时的‘庞然大物’，为什么害怕她的声带？”而在于向人们发出冷静思考的呼吁：“一个人应该有怎样的声带？”（贺羨泉《声带》）诗的使命不在于叙述张志新的一生经历，而在于借这一事件抒发出人民对于历史的这段黑暗的愤怒：

被扼断的怒吼，仿佛要冲出喉管，

声声高喊：“还我歌声！还我琴弦！”

而在于启示人民在愤怒之后的深沉的思索：

今后用什么保障鸟不惊心，花不溅泪？

儿女不失去母爱，母亲不夜夜难眠？

用什么保障书不被焚，口不被封？

诗歌不被践踏，琴弦不被扯断？

（程光锐：《不朽的琴弦》）

从上述例子可以悟出，叙述张志新烈士的事迹本身，并不构成诗的内容。诗的真正的内容，是由张志新烈士的事迹所引起的诗人的激情——愤怒之情，悲哀之情，觉醒之情，这种客观生活所决定的激情，才是诗的直接的和主要的材料。所谓生活的“糖化作用”，指的就是：例如由具体割断喉管引

出的诗人关于人应当有什么样的声带，或是用什么来保障琴弦不被扯断的这一类呼喊。

抒情是诗的一个基本特点，但抒情在其它的文学品种中也存在。那么，当诗和其它文体同样具有抒情特点（它们之间的程度肯定是很悬殊的）的时候，它们有没有区别呢？有。我以为在诗中，它的抒情特点往往与诗人的自我抒情不可分。就是说，诗的抒情不是纯客观的而是带有极大的主观的性质的。当诗人成为生活的旁观者，在那里号召别人激动，或是向别人诉说自己是如何被激动的时候，它往往是并不令人激动的。只有写诗的人与自己所歌唱的对象完全融合，他自己就成为一个主体，不仅带着自己的个性，而且混合着血泪、颤动着灵魂、发出撕裂心灵的哭喊之时，它也许并不号召人们与他一起激动，而效果却是显著的。正是因此，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才赢得了那么多的读者：

我是军人，
却不能挺身而出，
象黄继光，
用胸膛筑起一道铜墙！
而让这颗罪恶的子弹，
射穿祖国的希望，
打进人民的胸膛！

我惭愧我自己，
我是共产党员，
却不如小草，
让她的血流过脉管，
日里夜里，不停歌唱……

既不是客观地叙述张志新，也不是客观地歌唱张志新，而是通过自我，通过我的主观的形象和情感来歌唱张志新。这样的抒情，让人们在诗中不仅看到了张志新，而且看到了诗人，看到了诗人的愤怒、悔恨、深刻的悲哀。要是说，张志新的事迹是让人激动的，这一点，任何文体都能做到；那么，诗人在张志新的遭遇面前袒露胸怀的长歌当哭，却可以引动千万人的同声一哭，这却只有诗才能做到。正是因此，没有哪种文学样式，能象诗这样让人看到作者的自我形象，甚至看到作者跳动的心。隐藏自我的，是假的诗，假诗当然不会是好诗；袒露自我的，是真的诗，尽管那自我并不会完美，却能够得到读者的谅解，却有可能成为好诗，因为它具备了成为好诗的最主要的条件。

诗人总是通过自我抒情的方式反映他对社会生活的态度和观点，因此，真实的诗篇往往为我们提供了对于诗人的个性乃至命运的有力的说明。我们可以从五四时期郭沫若：“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

在那旧了的皮囊。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的诗句中看到 he 当时与旧社会毫不妥协的创造精神；我们可以从闻一多：“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发现》）中窥见闻一多对祖国先是充满希望，后来又极其失望的爱国之心。我们也可以从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中，看到这位新月派诗人内心的苦闷和彷徨。甚至他的《云游》“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他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也意外地“预言”着他“云游”的不再归来（徐志摩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上海飞北平，飞机失事身亡）。诗人写诗总是按照自己的样子再现客观事物，因此，不论他写山，写水，写树，写流云，写飞鸟，优秀的有才能的诗人，总能让我们从他的诗中看到 he 本人的“样子”。也是这位徐志摩，写过一首《黄鹂》：

一掠颜色飞上了树。

“看，一只黄鹂！”有人说，

翘着尾尖，它不作声，

艳异照亮了浓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

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

陈梦家认为这首诗“很象是志摩一生的写照”。我们读郭小川的《秋歌》，觉得也是他的生命的写照：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衰老，
老态龙钟；
但愿我的心，还象入伍时候那样
年青。

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
烟气腾空；
但愿它象硝烟，火药味很浓，
很浓。

徐志摩果然“云游”不还，郭小川果然化烟而去，按照迷信的说法，这是“诗谶”。其实，郭小川在《秋歌》中所表现的，是诗人的真实的人格。他的诗不幸而言中，正是必然中的一种偶然。我们说：诗要是有人物形象的话，则第一个和最重要的人物形象就是“我”——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诗人自